

崇禎初鄭芝龍移民入臺事

方 豪

黃宗羲撰「賜姓始末」說：

「臺灣者，海中荒島也。崇禎間，熊文燦撫閩，值大旱，民饑，上下無策；文燦向芝龍謀之。芝龍曰：『公第聽某所爲』。文燦曰：『諾』。乃招饑民數萬人，人給銀三兩，三人給牛一頭，用海船載至臺灣，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爲田。厥田惟上上，秋成所穫，倍於中土。其人以衣食之餘，納租鄭氏。」

按熊文燦任福建巡撫是崇禎元年至四年（一六二八——一六三一）；所謂大旱，應該是在他到任前一年即天啓七年（一六二七），因爲有一位曹履泰，也是同時任同安縣宰的，著有「靖海紀略」一書，據他的朋友們所寫的序跋，知道他是天啓五年（一六二五）進士，考中進士後便出任同安縣宰，先後五年，在崇禎三年（一六三〇）離職。而在他的書中，一再提到飢荒和飢民。如答朱明景撫臺書中說：

「兩年之內，惟去春僅有半收。夏秋亢旱，一望皆赤，至今年三月間纔雨，鄉村草根樹皮食盡，而揭竿爲盜者，十室而五，不勝詰也。」

又「通詳寬限蠲免稿」：

「看得同安縣僻處海濱，山多田少，素艱粒食。兼之兩年荒旱頻仍，一望焦土，民困極矣！……加以今冬不雨，二麥未種，百姓益惶惶無措。睹此凄慘景象，眞令人涕零心裂，欲身代而無從者也。」

又「安各地方示」曰：

「爲休息地方事。照得海波不靜，兼旱魃爲殃，百姓惶惶逃竄，饑殍相望。」

又上朱撫臺書曰：

「職生不逢辰，師旅饑饉，頻年不解。……職所請倉穀，已蒙批允，隨即於十一日招集饑民，在梵天、東嶽兩處給散，每日約有五、六千人。」

又與李任明書：

「連年荒旱，斗米二錢」。（二錢當爲百錢之誤）。

又有「請賑申文」曰：

「照得同安濱海，田少民稠……兼之荒旱頻仍，去秋迄今，七月不雨，二麥失種，民益惶惶，計無復之。方今穀價騰湧，斗米百錢，飢羣載道，死亡橫野，目擊傷心，焦思無措。」

又有「勸諭捐賑」和「設法賑濟」二文，不引錄。但就上文節錄各節綜合觀之，已可見天啓、崇禎間，同安一帶，旱災實非常嚴重，黃宗羲記鄭芝龍於此時，挺身而出，將大批饑民，向臺灣移植，實爲一賢明而大有功德的義舉；對臺灣而言，則是協助開發，可謂一舉兩得。曹履泰書中，最初皆稱之爲賊，不久即記其就撫，芝龍移饑民「數萬」至臺灣，以三萬計，每人給銀三兩，即需九萬兩；三人給牛一頭，即需牛一萬頭；這樣龐大的移民計劃，不能不和福建地方政府合作。在同安一帶連遭大旱之後，芝龍若欲妄爲，正好招聚饑民爲盜；他不但沒有乘人之

危，加以侵擾，反而甘心委屈就撫；因為不就撫，他即不能拯救數萬饑民。鄭芝龍這一番苦心，好像以前還沒有人講過，今天我特為提出。但熊文燦任福建巡撫時，臺灣正被荷蘭人佔領，鄭芝龍的移民及輸牛入臺計劃，不可能不與荷人合作。日人村孝志著「荷領時代之臺灣農業及其獎勵」，譯文載臺灣經濟史初集（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），亦曾注意及賜姓始末的資料，但他只注意到「崇禎間」三字，所以他將鄭芝龍移民入臺一事，列於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年之間，他忽略了熊文燦任福建巡撫只是崇禎元年至四年的事，所以鄭芝龍移民入臺，不會晚於一六三一年。

按海上見聞錄及小腆紀年述及鄭芝龍移民事與荷蘭人協商辦法，為荷蘭人居城中，難民居城外，原文曰：

「崇禎中，閩地大旱，芝龍請於巡撫熊文燦，以船徙饑民數萬至臺灣，人給三金一牛，使墾島荒。已而芝龍去。臺灣荷蘭專治市舶，不畝田賦，故荷蘭人二千踞城中，流民數萬屯城外，相安無事。」

本文和賜姓始末不同的一點，始末說是三人給一牛，本文却說是人給一牛；大旱之後，福建方面的牛，恐怕也有許多被人宰掉吃了，數萬饑民帶數萬頭牛，恐不可能，運輸亦不方便；且亦無此需要。所以還是三人一牛，比較合理些。

本文似與鄭成功無關，但數萬饑民，萬餘頭牛，距到鄭成功入臺時僅三十年，必有遺存，對臺灣的開發不能毫無貢獻。惜文獻有關，無從知其詳耳。

民族英雄鄭成功復臺二百年紀念

曾 今 可

朔風捲地昏朝陽，大陸龍蛇鬪未央。山河破碎餘半壁，君臣父子泣道旁。
三千粉黛皆飲泣，貔貅十萬齊投降。有血不教空化碧，持看寶劍撐忠腸。
斧鉞加頸志難奪，誓將熱血酬君王。隻手擎天氣如虹，赤心昭天鄭成功。
天不祚明恨何極，一旅開台見精忠。驅逐荷夷復國土，威儀赫赫東海東。
勵精圖治規模具，反攻行見飲黃龍。河山重整應可待，好付青史傳豐功。
天不永年恨何極，出師未捷悲壽終。太平洋水綠茫茫，三百年來幾滄桑。
江山代有英傑出，奇勳孰媲延平王。萬世太平開未果，徒任史冊書興亡。
我今延平祠下拜，詩成但有增感傷。英靈幸佑王師返，國運昌隆固金湯。